

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菩提

——談空山靈雨中的佛理寓境

曹郁美

一

自「龍門客棧」起，胡金銓所導演的片子不外乎以明末的多事之秋為背景，拿武俠的方式描述東廠太監與忠義俠士之間的正邪之戰，其中還加入東瀛倭寇的海上侵擾，形成三角制衡；一場民族保衛戰就此展開。最後，（依照歷史）孤臣孽子奮鬥的結果是埋入一坯黃土，含恨九泉；留給後人（觀眾）無限哀思（見「忠烈圖」）。記得當時影評人但漢章的結論是：

「如果胡金銓不能更上一層樓，乾脆去搞明史算了！」（大意如此）。事隔數年，慢工出細貨的胡金銓終於堂堂推出兩部新片，那就是「山中傳奇」與「空山靈雨」，片頭副導演羣中赫然有但漢章的名字！

兩部片子均由胡金銓、鍾玲夫妻檔執導、編劇；我們不敢說都是以明朝為時代背景，但由服裝看來，雖不中亦不遠矣！二片的風格與從前的作品迥異，但仍都保持著「胡片風格」。什麼是「胡片風格」？打從「大醉俠」起，胡金銓為武俠片樹立新的里程碑，「龍門客棧」亦開獨立製片風氣之先；及至「俠女」在坎城影展得獎，胡金銓與「胡家班」演員的聲譽如日中天，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。多年來，胡金銓依然執持一份狂熱與理想，全心投入電影事業的洪流，這份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精神是令人讚歎的。

不追求時尚，不趨附潮流，是胡金銓的一貫作風；然而我們發現，他的片子正領導了電影潮流，他自己領導了時尚。「山」、「空」二片跳出國片的窠臼，以嶄新的手法「輕描淡寫」地剖視人性，注入哲思，氣氛的營造亦極具匠心，這些都是令人激賞之處。

本文即將由佛理的觀點來評介「空山靈雨」，也許這並不是導演、編劇的本意，但期望能以此引導讀者由新的角度來欣賞本片，深入其中的寓意與理境。

二

本片大意是這樣的：名山古刹的方丈智儼老和尚即欲入滅，在入滅之前，將選定新的住持繼任。寺內廟大人多，僧衆不下千餘人，究竟該選誰好呢？老和尚請來了物外法師（吳家驤飾）共商大事，觀察寺中的人才，以擔當大任。論起人才，要以智儼和尚座下的三位上座弟子最為看好，那是大師父慧通（石雋飾），二師父慧文，三師父慧思（秦沛飾）。其中慧通、慧文最具野心，欲得住持寶座而無所不用其極，各自勾搭了在家人進行策縱。片中我們看不出慧思有什麼企圖（由他日後對新住持的恭敬如儀可以明白），但由於他終日隨侍老和尚左右，因此繼任的可能性也很大。

至於那些在家人又是怎麼回事？原來，文安（孫越飾）是富甲一方的財主，經常接濟三寶寺，是該寺

的大施主（檀信），地位甚高，該寺奉位上賓。二師父慧文遂百般討好文安，要他在方丈和尚面前「美言幾句」，好讓自己登上住持寶座。文安早已垂涎三寶寺珍藏的唐玄奘大師手抄「大乘起信論」經卷，乃命飛賊白狐（徐楓飾）登藏經樓竊取經卷，慧文亦暗中相助。

另外，該縣的地方官王將軍（田豐飾）也率人前來湊熱鬧，表面上是關心新住持人選，實際上却是打「起信論」的主意，大師父慧通立刻與王將軍勾結。……出家法師、在家白衣，人人各懷鬼胎，一場爭權奪利，文闢兼武打的爭端就此展開。

「唐玄奘大師手抄大乘起信論經卷」為什麼成了大家覬覦的對象？那是因為古代印刷術不發達，經本難得流通，因此佛門中「抄經」便是一項大功德（「山中傳奇」中的儒生抄經也是如此），更何況是玄奘大師的手抄本呢！

玄奘大師十三歲剃度為僧，博聞強記，聰穎異常。因有感於中國的經論尚不完備，加以當時所譯的聖典有許多隱晦難明之處，且各宗其說，莫衷一是；於是效法東晉法顯的壯舉，發願西去取經。玄奘大師於

唐太宗貞觀三年（民前一二八二年）出發，一路上歷盡千辛萬苦，費時四年才抵西域。在天竺、印度等小國家，他以恢宏的器識、無礙的辯才，壓倒印度學者；樹立正法，闡揚大乘。貞觀十九年，他携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返回中國，受到舉國熱烈的歡迎，亦受太宗崇高的禮遇。終其一生，玄奘大師均致力於翻譯佛經的工作；不但為中國佛教掀啓光輝燦爛的一頁，亦為佛教行者樹立了堅強毅勇、為法忘軀的宗教精神！

三寶寺珍藏了玄奘大師的手抄經卷，由唐代保存至明代，這樣的稀世珍寶怎麼不引人垂涎？因此文安的富甲一方，王將軍的權貴一時，却都以未能擁有這份經卷為憾事；為了得到經卷，亦不惜付出任何代價。

誰知智儼和尚、物外法師宣佈的新住持人選竟然爆出冷門，一名發配邊疆的流犯邱明（修林飾），以「慧根深厚」榮膺住持頭銜，全寺為之嘩然。原來，邱明在服刑期滿之後，自願在三寶寺帶髮修行、發露懺悔，並在寺中擔任勞役工作。僧眾全不把他看在眼里，甚至百般歧視他；不料他竟獲方丈和尚垂青，鯉

魚跳龍門，躍登師子寶座，剃度爲慧明法師，接掌三寶寺。老和尚入滅之後，慧通心有不甘，煽動寺僧滋事，又設計陷害新住持。幸而慧明定慧均等，一時化險爲夷。最後，慧明法師快刀斬亂麻，將大乘起信論複寫幾份，廣爲流通，而將原來的玄奘大師稿本一火焚燒，永絕後患。他說：「起信論重要的是在經文本身，而不在於是否出自玄奘大師的手筆。」確是知言之論。

三

入了佛門應該具有「灑脫愉快一擔挑」的自在精神，應該像布袋和尚那樣「提得起、放得下」，應該勇猛精進一心修行，以「證三賢、作佛門龍象」，誰知三寶寺的這羣「未來佛」都只是宵小鼠輩而已。出家人爲爭龍位而大打出手，在家人爲奪稀世珍寶而頭破血流，說穿了都是「迷惑顛倒、攀緣妄想」的名利心作祟。人性那自私、貪婪又「裝模作樣」的劣根性全都暴露出來，沾染佛門淨地，破壞僧團的「六和合」信條，真是罪過罪過。

其實，誰能要求每位出家僧都是「道行高深、如如不動」？在沒有開悟證果之前，人人都是凡夫，都有煩惱習氣。惟有靠著修行的工夫，一分一毫斷煩惱、了生死，積聚多生多劫以來的善根福德因緣，才有破迷啓悟、轉凡成聖的一天。三寶寺的法師都只是「人」，生而爲人，就有人性的弱點，就有凡夫的習氣。因此，我們不必非薄僧衆「六根不淨」、「凡緣未了」，應該知道，這些貪瞋癡等習氣，就是衆生相！體察衆生百態，開發智慧、與樂拔苦，就是菩薩自度化他的精神，也正是「人成卽佛成」的甚深涵意。

片中有個鏡頭十足諷刺了人性的自私、貪婪與「裝模作樣」——這些人性的弱點，可能就發生在我我身上，以之爲殷鑒，庶幾可以無過矣：新住持登位之後，一切塵埃落定；文安與王將軍即將各自賦歸，但又不懷好意，仍在寺中四處探勘「起信論」的下落。這時，兩人在殿堂的轉角處對面相逢，「言不及義」地相互話別：「您也要走？不送了！」話說得又妥貼，又不著邊際，正是「大功德主」的「本位家風」。道別之後，兩人在鏡頭的兩端各自加速度跑開，各懷鬼胎，兩相猜忌。……令人爲之絕倒！

另外還有一幕亦具象徵意義：智儼老和尚在江邊入涅槃，歸返太虛，弟子們均圍繞四周，合十送駕。隨後文安與白狐竊得起信論，相偕逃入山林，躲避僧衆耳目；到了江邊，央及老船夫划槳渡河到彼岸，終於逃過難關。兩人上岸之後，定睛一看，領首微笑的老船夫竟然就是已經圓寂的老和尚！鏡頭在文安與白狐的驚惶中煞住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根據「六祖壇經」上的記載，五祖弘忍大師傳衣鉢給六祖惠能之後，助其逃走。在船上，五祖願爲惠能把槳渡河，惠能不同意，他說：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」度、渡，一語雙關。

「空山靈雨」就是運用了這則喻意（請注意：禪宗是不談邏輯的，因此我們不必深究老和尚怎麼「復活了」？）然而，爲什麼老和尚要度惡人呢？也許是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的用心，也許是「佛度有緣人」的悲願；也許根本是編導的無心之筆，也不必深究。

其實，「空山靈雨」的內容與架構，根本就是脫胎於「六祖壇經」。

四

據說，當年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，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咐囑摩訶迦葉。」（見「指月錄」）禪宗，就在這一拈花一笑之間誕生了。

迦葉爲禪宗初祖，傳至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，一葦渡江，東來中國，成爲中國禪宗的初祖。及下傳了慧可、僧粲、道信而至五祖弘忍，將傳六祖時，就發生了禪宗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公案。

惠能本姓盧，係廣東嶺南人，當地未經開化，被人稱爲「獼猴」（含有鄙視之意）。然而惠能雖不識字，却具大根器，聽人讀誦金剛經而生歡喜心，遂前往廣東梅縣參訪弘忍大師。當時寺僧都瞧不起他，命他在廚房舂米，達八個月之久。這天，弘忍對寺內宣佈，凡有人能以一偈表白心境，若得明心見性，就傳與衣鉢，繼承禪門法位。當時神秀和尚最爲人看好，他不但是弘忍的首座弟子，也是寺內的教授師；神秀

終日悽惶（心理負擔太重），猶豫了三、四日，終於暗中在牆上寫下一偈，觀察衆人的反應：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

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

寺僧見了，奔相走告，讚歎不已；弘忍雖然表面稱許，實際上却認為神秀「猶在門外，未入門內」。此偈傳入惠能耳中，他也暗中託人在牆上寫下一偈（惠能不識字）：

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
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

衆僧大驚，弘忍惟恐惠能遭人妒嫉譖害，忙將偈語擦去，只淡淡地說：「亦未見性。」當晚，親自爲惠能說金剛經，及至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，頓開佛慧，遂得弘忍衣鉢，成爲禪宗第六祖。

惠能在五祖的協助之下，立即渡江逃走，不料後方「追兵甚急」，欲奪衣鉢。幸得惠能的精神感召，追兵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！此後，爲了躲避惡人的尋逐，惠能躲在獵人隊中一十五載，其精神痛苦可想而知。十六年後，方才復出說法，重振禪風；與北

方的神秀鼎足而立，人稱「南能北秀」。

五

以上是「六祖壇經」的記載。壇經，胡適先生曾稱之爲「中國人必讀的幾部書之一」，並且在佛門中，惟有釋迦佛說法結集成的經典方稱「經」，至於後世祖師大德的思想言論都稱爲「論」（經、律、論合稱「三藏」）。「壇經」是後人追述六祖惠能的言行教化，却冠之爲「經」，可見它爲人推崇之一斑。

其實，惠能大師大可不必爲保護衣鉢而受盡苦楚，眞參實修才是最重要的；因此對於一介衣鉢，大可拱手讓與神秀；相形之下，「空山靈雨」中的慧明法師，果決的焚燬起信論原稿，這種「壯士斷腕」的決心，或許就是惠能不及之處。然而話說回來，片中的邱明，我們看不出有什麼「慧根」；倒是惠能在遇見弘忍之後，在在觸發自己的上根利智，才是獲得衣鉢的「源頭」。這大約是編劇的疏略，才使得邱明躍登龍座欠缺說服力。

另外，物外法師爲考察衆僧的定力，遂領導衆僧

在河邊巨石上打坐修心，偏偏河中有許多女侍洗澡嬉戲；衆僧眼觀鼻、鼻觀心，目不斜視、心無旁騖……這一場戲有些不倫不類，鏡頭亦跳動得太長、太久，實在是多餘之筆。

最爲人垢病的是，那一幫「狐羣狗黨」爲什麼不選擇晚上，偏要在大白晝潛入藏經樓偷竊？於理不合！胡金銓的解釋是：白天僧衆忙於寺務，都分散開來各司其職，因此白天行竊反而不引人注意。也許胡導演的話是對的，要怪只怪觀衆的「根機」太淺啦！

韓國寺院的古樸渾厚，都在胡金銓的巧妙安排之下，匯合成三寶寺的磅礴壯闊，消弭了往昔「胡片」中的侷促布景與簡陋外景，開拓了觀衆的視野。論起唯美氣氛，要屬「山中傳奇」濃厚；而對於衆生心態的剖析，又屬「空山靈雨」來得「單刀直入」，來得深切。二片不一定是胡金銓成就最高的作品，更不是自由中國最偉大的電影。然而，它讓我們對國片有了信心，我們確實相信：國片已經起飛！

六

李商隱的「重過聖女祠」中一詩，其頌聯曰：
一春夢雨常飄瓦，盡日靈風不滿旗。
靈風不能滿旗，那麼在此爭權奪利的山中，是否能常飄靈雨？

境不空，人心不空；心上執著不下，直欲一得而後快，心不空，山亦不空矣！山不空，雨絲又豈有靈性？又那裏涵藏禪機？沒有靈性的山，是死寂的；缺少禪機的寺院，是板滯的。那麼，這是什麼樣的世界？

空，不是虛無，不是停滯。相反地，真正的空境是活潑潑、任運自如，發揮生命的全體大用，展現生活的具體意義。平常心是道，在平凡、平淡、平實的生活領域中，體會空靈的意境，是人生至高無上的精神享受。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當今之世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比起三寶寺的紛擾，遑未多讓。生活中潛藏著不自在、不安逸；燈紅酒綠、歌臺舞榭之中，談「空靈」二字，似乎有些不切實際。

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心靈的冶鍊，有賴於日常生活之中的親身體驗。